

底比斯 之战

纳吉布·马哈福兹著 良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底比斯之战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良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كفاح طيبة

نحيب محفوظ

دار مصر للطباعة 本书根据

译出 سعيد جودة السحاد و شركاه

底比斯之战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良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61,000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5327-1322-9/I·789

定价：4.4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目 次

塞肯内拉.....	1
十年之后.....	63
艾哈迈斯之战.....	134
译后记.....	245

塞 肯 内 拉

大船在圣河中行驶。船首饰着荷花，呈皇冠型，它劈开静静的水面向前疾驶。自古以来，圣河后浪推前浪，宛如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变迁。河岸上有一些村庄，椰枣树零零落落地竖在那儿，从东向西连成一片绿色；太阳悬挂当空，洒下光的罗网；植物在阳光的沐浴下，生机盎然；河面上波光粼粼，泛着几叶小舟，艄公们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大船前面的荷花——北方的标志，慌忙给它让道。

船首的房间里坐着一个皮肤白皙的矮胖子，滚圆的脸上蓄着长长的胡子；他身着宽大的长袍，右手握着一根镶有金手柄的粗手杖。他的左右两侧坐着两名与他一样胖的侍从，穿着同他一样的大袍，看上去与他十分相像。胖子用两只乌黑、疲乏无神的眼睛长时间凝视着南方，时而又恶狠狠地看着渔船上的人。他似乎对这死一般的寂静感到厌恶，便转过脸去对身边的侍从说：

“明天真会发生骚乱吗？这样就能打破南方这沉闷的宁静，使安定的地区陷入恐怖之中，战争的阴云在这宁静的空气

中盘旋。唉，但愿他们都明白，这条船会给他们和他们的主人带来什么样的警报。”

侍从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个说：

“让战争爆发吧，大管家。谁让那个由我们的主赐予的南方的统治者，非要像国王一样头戴王冠、像法老一样修筑宫殿、在底比斯^①逍遥自在、目空一切呢？”

大管家紧咬着牙，用手杖直敲船板，来发泄他的愤恨。他说：

“现在，只有在这底比斯的土地上，还有埃及的统治者，一旦把他消灭了，埃及的统治就将永远不复存在。我们的国王就能高枕无忧，不必再为暴乱担心了。”

“那些埃及人可恨我们啦！”

另一个侍从兴奋地附和道，那神态就像他毫不怀疑有朝一日他将成为一名都市的统治者。

大管家用严厉的口气肯定地说：

“是的，是的。我们王国的都城孟斐斯^②的百姓也是表面假装顺从，心里在咒骂我们。对付这些人，我们只能用皮鞭和利剑。”

两个侍从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说：

“高见，英明的大管家。鞭子才是我们和埃及人打交道的唯一办法。”

三个人陷入沉默，只听见船桨落在水面的声音。这时，一艘迎面驶来的小船引起了一个侍从的注意。那船的中央站着

① 埃及一个古老的、著名的城市。

② 曾多次为古代埃及法老的首都，位于现在的开罗附近。

一个青年人，他两臂肌肉结实，赤裸着身子，仅在腰间围了块遮羞布，太阳烤着他的皮肤。

“那些南方人活像从土里崩出来的。”侍从惊奇地脱口而出。

“用不着大惊小怪，他们的诗人还赞美这古铜色的皮肤呢。”大管家嘲笑着说。

“是的，他们的皮肤和我们的肤色相比，就如同一个是黑泥巴，一个是白炽的光。”

“曾经有人跟我说起过这些南方人，”大管家接着说，“说他们对自己的肤色和裸露的身子感到十分自豪，甚至还胡说什么他们是神的后裔，他们的国家是真正的法老故乡。主啊，我知道该怎样整治他们，那就是将我们的手伸向他们的国界。”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侍从用手指着东方说：

“看，看到没有？这就是底比斯。”

三人举目向东望去，那是个四周筑着高墙的大城市，墙后露出许多宛如一根根擎天大柱的碑尖，北面是雄伟高大的阿芒寺——这是南方的崇拜神，酷似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是的，这就是底比斯，”大管家紧皱着眉头低声说，“以前我到过这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底比斯、把它隶属于我们国王管辖、盼望看到胜利大军凯旋在大街上的欲望日趋强烈了。”

侍从附和道：

“底比斯正是我们崇拜的塞特神^①向往的地方。”

^① 希克索斯人崇拜的神。

船放慢了速度，路过一个个绿茵茵的花园，向岸边渐渐驶去。花园里长满青草的层层梯田向圣河铺展开去。花园后面底比斯城中高耸的宫殿映入眼帘。河的西面是另一座永恒的城市，祖先不朽的神灵安息在金字塔、石台和坟墓之中。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那儿的一切。

大船在渔舟和商船中间拨开一条通道，向底比斯码头靠近。大船的船体庞大、华丽，尤其是船首饰的荷花引起人们的注意。最后，船在一个泊位上抛下了锚。这时，一伙士兵围了上去，其中一个穿着白麻布上衣的军官开始盘问船上的人：

“这船打哪来的？是经商的吗？”

船上的人向军官行过礼，说：“随我来。”然后把他领进船阁。军官已明白来者是北方宫殿——南方人称之为蛮人王宫——里的大管家，便弯腰行礼致意。大管家抬起手装模作样地回了个礼，大声说：

“我是南北国王、塞特神之子、我们的主阿布菲斯派往底比斯谒见总督塞肯内拉的使者，请禀告你的主人，我等候他的召见，向他转达我所负的使命。”

军官认真听完使者的话，然后行礼出去。

二

一小时之后，一个又矮又瘦、前额突出、样子威严的人来到船上，他向使者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平静地说：

“鄙人是南方宫殿大管家霍尔，前来恭迎使者，深感荣

幸。”

船主点了点他的大脑袋，粗声说：

“我，法老宫殿的大管家黑耶。”

霍尔说：

“我们的主人很高兴立即召见你。”

黑耶挪动一下身子说：“走吧。”于是霍尔在前，黑耶拄着手杖，拖着肥胖的身躯缓步跟在后面，两名侍从恭敬地站在一旁向他行礼送行。突然，黑耶感到恼火，气愤地暗自发问：“难道塞肯内拉就不应该亲自出来迎接阿布菲斯的使者？”国王派人来迎接他，他满腹不快。两人在军士们夹道欢迎中下了船。等候他们的王宫车队已排列在岸边。车队前面是战车，其它车排在战车后面。士兵们向他行礼致敬，黑耶傲慢地回过礼，与霍尔并肩坐上车。小小的车队开始向南方宫殿驶进。黑耶不停地转动眼珠子环视周围的一切，寺庙、方尖碑、塑像、街道、宫殿、集市和各个阶层的人：臣民裸露着上身，军官们穿着漂亮的制服，祭司们穿着长袍，侠士们披着宽大的斗篷，妇女的装束优美典雅。所有这一切仿佛都在证明这个城市的伟大，它确实能与阿布菲斯的都城孟菲斯媲美。黑耶这时才注意到他的车队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人们汇集在路旁观望着，然而那些目光都是冷漠无情的。他们用惊奇、蔑视和愤怒的眼神打量着这张蓄着长胡子的白脸。黑耶对自己身为伟大的阿布菲斯的使者竟遭到如此的冷落而感到气愤；他更为希克索斯人统治两百年之久的埃及南方，仍还保持着自己的风格、特征和自主，并在这南方都城看不到一个希克索斯人，他置身底比斯竟如同一个陌生人而感到气愤。

车队驶进宫殿前的广场。广场很大，四面是政府各部机构和军队最高指挥所。正中间是威严豪华的王宫，它辉煌的外观使人眼花缭乱。这是一座同孟菲斯王宫一样宏伟的宫殿。城墙上和宫门两侧卫兵列队守卫。当使者的车队通过大门时，响起了迎宾曲。车队在穿过广场时，黑耶就一直思忖着：“塞肯内拉会头戴白色王冠出来欢迎我吗？”

“他像所有的国王一样，过着一国之王的生活。拥有像其他国王一样属于自己的政府。他会在我面前戴上南方的王冠吗？他真会干出连他的祖辈，即使是他的父亲都做不出的事吗？”黑耶在石柱长廊前下了车。王宫侍卫官、法老卫队长和军队将领已在那儿迎候。众人向他行过礼，随他一起走向法老的会客厅。通向会客厅的殿堂两侧竖着一尊尊狮身人面塑像作为装饰。站在墙边的彪形大汉朝他施礼让路。霍尔在先，黑耶紧随着他迈进会客厅。黑耶看见离门口较远处的大厅正中法老王位上坐着一个头戴南方王冠的人，他手里握着手杖，王位左右两侧分别坐着两名汉子。霍尔恭敬地弯腰向国王禀报，细声说道：

“陛下，引见给您的是阿布菲斯国王的使者黑耶大管家。”

黑耶弯腰行礼，国王回过礼，让他坐在正面一张椅子上，霍尔随之站到国王右侧。接着国王向使者介绍他的人，他先用手杖指着右边第一个，说：“丞相奥萨尔·阿芒。”然后指向第二个，说：“阿芒寺主祭司努法尔·阿芒。”随后转向左面，按顺序指着说道：“舰队司令卡弗、陆军司令贝巴。”国王介绍完毕，看着使者，用他那足以显示其坦然、高尚和尊严的口吻说：

“你来到了一个欢迎你并信任你的地方。”

使者说：

“神明保佑你，尊敬的总督，我十分荣幸地被选为使者来到你们这久负盛名的美丽城市。”

国王听清了黑耶对他的“尊敬的总督”这一称呼，并深知其中的含义。然而，他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波动。就在这时，黑耶用他那金鱼般鼓鼓的眼睛飞快地扫了国王一眼，他发现埃及总督的确是形象神威，他身材高大，长着一张深棕色、稍长而又英俊的脸，上牙微微外突是他最大的特征，估计他已四十开外了。起初国王以为阿布菲斯的使者跟以前来自北方的使者一样，无非旨在索取财宝、粮食，也就是蛮人国王所称的“贡品”，而底比斯的国王们则把它看成是用来去掉侵略者野心、抑制暴力发生的贿赂。

国王平静而又庄重地说：

“伟大的阿布菲斯的使者，我很乐意听你说话。”

使者端正一下坐的姿势，仿佛马上就将投入一场战斗。他粗声粗气地说：

“两百年来北方派往南方的使者从未间断过，每次都是如愿而归。”

“但愿这美好的岁月继续下去。”国王说。

黑耶说：

“总督，此次奉命前来向你转达法老的三项要求。第一项关系到我们的主——法老个人；第二项关系到我们的主信仰的塞特神；第三项则牵涉到南北双方的友好关系。”

国王警觉起来，脸上露出关注的神色。黑耶继续说：

“近日来，我们的国王夜晚老是感到有一种剧痛刺激着他

的神经，一种烦人的声响老是在他高贵的耳朵边回响，使他彻夜难眠，身体疲惫不堪。为此请来许多御医，向他们叙述了这些状况，医生们为他作了细致的检查，但都因弄不清缘由而无法施医。最后，国王只得求教于塞特神庙的先哲。高明的先哲为国王找到了病源，他说：‘痛苦来自被关在南方的河马的吼叫，这种声音刺透国王的心扉，只有杀掉河马，国王才能痊愈。’”

黑耶知道河马被关在底比斯神圣的池塘里。他偷偷向国王看了一眼，估摸着国王对他的话的反应。国王笔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也没动，只是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黑耶等待国王的回答，但是国王依然缄口不语，继续等待静听下文。于是他接着说：

“国王生病期间曾梦见至高无上、神光夺目的塞特神来到他的身边，不满地斥责国王道：‘整个南方竟看不到一座为纪念我而建造的寺庙，这怎么得了？’于是，国王发誓要让他的朋友——南方总督在底比斯的阿芒寺旁边建造一座塞特神庙。”

使者说完这些，没再吭声。塞肯内拉仍然保持沉默，这出乎意料的要求使他茫然不知所措。黑耶本不想激怒国王，只想用这种话语刺他一下。霍尔管家深知这要求的分量，弯腰在国王耳边低声说：“现在最好不与他纠缠。”国王领悟管家的意思，点头表示同意。而黑耶则以为霍尔在向国王解释他的话，便静静地等着，没想到国王却问：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黑耶继续说：

“尊敬的总督，我们主人得知你头戴埃及白色王冠，他深

感惊骇，认为这不符合法老王朝和你家族之间传统的和睦与友谊。”

塞肯内拉吃惊地说：

“可这只是南方统治者的一种帽子呀！”

使者坚持说：

“这是一顶国王王冠。因此，你高贵的父亲就未曾想到要戴它。因为他知道在尼罗河流域只有一个国王配戴王冠。尊敬的总督，我希望你不要无视我们国王为加强孟菲斯和底比斯之间的联系而提出的愿望。”

黑耶说完了，整个大厅又一次被沉默笼罩。塞肯内拉陷入痛苦的沉思中。蛮人统治者的无理要求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亵渎着他心中的信仰，刺伤了他的自尊。国王脸色陡然严峻，周围王侯将相一个个也都紧绷着脸。国王揣摩着霍尔的“忠告”，没有马上作出回答。他就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坦然地说：

“使者，你的使命事关重大，涉及到我们的信仰和传统，为此，我看还是明天再给你回音吧。”

“明智的决策来自共同的协商，”黑耶说。

塞肯内拉转身对霍尔说：

“带使者到准备好的客房下榻。”

使者挺起矮胖的身子，弯腰行礼，洋洋自得地退了下去。

三

国王传令召见王子卡姆斯。王子闻令即刻来临，希望早

点知道阿布菲斯使者此行的来意。王子向国王恭敬地行礼，然后站在国王的右侧。国王转身对他说：

“王子，我召见你，是想告诉你北方使者的意图，并想听听你的见解。此事至关重要，你听着……”

接着，国王把黑耶的话原原本本向王子叙述了一遍。王子仔细聆听。他的脸上露出了关注的神色。他的脸不仅肤色、形状和他父亲相像，甚至微微外突的上牙都与他父亲十分相像。国王转眼望着大家，说：

“诸位都已听到了，为了取悦阿布菲斯，我们就得摘去王冠、杀掉神圣的河马，还要在阿芒寺旁盖一座他崇拜的塞特神庙。诸位有何见解？”

王侯将相个个面带愠色、忧愁满腹。霍尔管家率先说：

“陛下，我厌恶远比这些要求本身更可恨的东西，那就是主人对待奴隶、国王欺侮平民的态度。依鄙人之见，这乃是底比斯与孟菲斯之间旧争执的继续。一方妄图奴役另一方；另一方则竭力维护自己的独立。毫无疑问，这帮蛮人和他们的国王对底比斯拒绝他们的统治满怀不悦。即便我们的王国成为隶属于他们国家的一个独立藩国，他们也不会就此满足的。他们想消除这个国家一切独立的表象，左右人们的信仰，以致最后轻而易举地毁灭这个国家。”

霍尔尖锐而坦率的见解使国王想起蛮人统治者干涉底比斯内政的历史。过去，父辈们为了免遭蛮人的入侵和奴役，他们使用了一种巧妙的抵御方法，他们假装屈尊顺从、奉献贡品。在此期间，他的王室家族起了重要作用，也使他的父亲、老国王辛肯内拉赢得了秘密筹建一支强大军队的时机，当进贡、

假装顺从无济于事时，就动用军队抗御蛮人的进攻，保卫王朝的独立。

接着，卡弗司令说：

“我的主，以鄙人之见，我们决不能接受任何条件，我们怎能容忍让我们的国王从头上摘去王冠？我们又怎能杀掉圣马去讨好民族之敌？又怎能为那些蛮人信仰的恶神修筑寺庙呢？”

大祭司努法尔说：

“陛下，阿芒神是不会允许在他的圣寺旁为塞特恶神建筑寺庙的，也不允许在他圣洁的土地上洒有圣马的鲜血，更不愿王朝的保卫者摘下王冠，他是南方第一个奉阿芒神旨意加冕的国王。陛下，阿芒神决不会允许这一切的，他所期待的只是看到在他的臣民中有人率兵出征去解放北方，统一祖国，恢复王朝昔日的强盛。”

贝巴司令的血管里腾起一股激情。他挺直高大魁梧的身躯，用洪亮的声音说：

“我的主，请相信我们这些精英所倾吐的忠言吧！在我看来，蛮人的这些要求只不过是对我们力量的一种试探，企图让我们习惯和满意屈尊受辱。那些来自遥远贫瘠沙漠、侵占我们河谷的蛮人有何道理硬要我们的国王摘去王冠、信仰恶神，还要杀死圣马呢？过去，蛮人向我们索取钱财，我们没有吝啬过。可是，现在他们又垂涎起我们的自由和尊严。失去自由和尊严，还不如一死为好。我们北方同胞已经成了为他们垦荒种地的奴隶，受尽了鞭子的拷打，我们期望有朝一日能把他们从痛苦的遭遇中拯救出来，而决不愿意有像他们一样的命

运。”

国王一直保持沉默，仔细地听着。他两眼垂视，强抑着自己的激动，连卡姆斯王子想看看父亲的脸色，也未能如愿以偿。王子和贝巴司令持同样见解，他愤愤地说：

“我的主，阿布非斯正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我们民族的尊严，他要像蹂躏北方那样蹂躏我们南方。但是，大敌当前，从未屈服过的南方现在仍然不会屈服，谁说我们会玷辱我们祖先曾为维护它而进行过不懈斗争的事业？”

奥萨尔·阿芒丞相是在坐官员中的温和派。他的策略统着眼于尽可能不触犯蛮人，避开与他们野蛮的军队遭遇，伺机开发南方、努比亚和东部沙漠的资源与财富，培育一支无敌于天下的军队。为此，他对王子和司令的冲动可能导致的后果有些担心，于是他对各位王公大臣说：

“别忘了，诸位，蛮人是个抢掠的民族。他们统治埃及已近两个世纪，然而对金子仍然垂涎三尺，金子可以使他们忘乎所以，使他们不顾意志和尊严。”

贝巴司令晃了晃戴着铮亮铁盔的脑袋说：

“国王陛下，我们同这种人打够了交道，通晓他们的心思。他们是那种想要什么就直言不讳的人，从来就不会转弯抹角。过去，他们要金子，我们给了，可今天，他们又要我们的自由……”

丞相说：

“我们必须暂缓行动，直等到把军队装备起来。”

“按军队现在的情况，是能够抵御敌人的。”司令说。

卡姆斯王子看了看父亲，国王仍然低着头。王子激昂地

说：

“光讲有什么用？也许我们的军队是缺人少兵器，但是阿布菲斯是不会等到我们装备完军队的。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要求，一旦我们满足了他，这就意味着我们自行宣布灭亡。南方没有一个人因畏惧死亡而甘愿投降的。让我们高傲地拒绝这些要求，让我们在这些留着长胡子、不曾受到过阳光沐浴的白皮肤蛮人面前扬起头来吧！”

大家都受年轻王子激情的影响，脸上露出激动和怒不可遏的神态，仿佛谁也不愿意再高谈阔论了，只希望立刻采取果断决策，国王抬头看了看儿子，用国王特有的庄严崇高的语调问王子道：

“你的意思是拒绝阿布菲斯的要求，王子？”

“坚决拒绝，我的主。”卡姆斯的回答充满了自信。

“如果由此而引起战争呢？”

“那就打，我的主。”卡姆斯回答。

贝巴司令的激情并不亚于王子，他说：

“那就打，把敌人拒以边境之外。如果陛下愿意，我们就一直战斗到解放北方，从尼罗河上赶尽所有丑恶的长胡子蛮人。”

国王转身向大祭司努法尔·阿芒问道：

“圣主，您的意思？……”

威严可掬的老人说：

“我的主，鄙人之见是，谁想扑灭这神圣的火焰，谁就是异教徒。”

国王满意地笑了。然后又转向丞相奥萨尔·阿芒，说：